



大案要案奇案

案情起伏跌宕

名人影星歌星

饱尝诉讼辛酸

主编：雨 山

名律师名案选



学苑出版社



● 雨山 编

名 律 师 名 案 选

● 学苑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1 号

名律师名案选

编著译者:雨山

责任编辑:张蕾

封面设计:刘少波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 33 号

印刷:玉田印机彩印厂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75

印数:0001—10000 册

版次:199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

ISBN 7-5077-0065-8/D·2

定价:6.00 元

学苑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容介绍

本书精选了近年来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的名案、名人案和因种种原因未曾披露过的，在司法界引起注意并得到肯定的大案、要案 15 件。是建国以来第一本以反映名律师，名人，名案为主题的纪实性，权威性案例读物。

书中既有歌星、笑星、影星、模特、名人、学者的个案曝光，也有令国人瞩目的大企业集团公司法庭饮恨的经过，还有平民百姓创下的国内首案，令你在一睹内幕的同时，体查到名人大腕们生活中的另一个侧面和饱尝诉讼之苦的坎坷与辛酸。

在所选择的案例中，我们注意了每个案子的典型性和社会关注的热效应性，力求使读者在满足阅读、欣赏口味的同时，了解各类案子的基本法律常识。为此，特别聘请了办理各个案子的律师为案件做了简明扼要的案情小析，披露出一些办案技巧，其权威性和真实性，在案例读物中首屈一指。

目 MULU 录

周璇遗产之谜

王学仁 (1)

著名影星——金嗓子周璇。当年从香港返回大陆时究竟有没有财产？回到大陆后她又情系何人？由周璇之子掀起的一场官司，揭开了这段掩盖多年的秘密。

红颜一怒为自尊

孙玉琢 (54)

——中国首例消费者名誉权案始末

两位 20 岁的少女走进北京最大的超级市场，几经挑选，买了一个镜框。在她们付款后准备离去时，两位男服务员拦住了她们……

《末代皇帝的后半生》著作权案始末

北 凡 (70)

一桩耐人寻味的笔墨官司，法院受理两年之久，一审审判终于分清是是非非。

(86) 田 浩

60 万美金——四通公司饮恨海南

令国人瞩目的全国最大的高科技民办企业四通集团公司，下海南兴办公司，本欲大展宏图，谁知，公司开办不足 2 月竟引发一场官司，60 万美元如泥牛入海，却还要吞下苦果……

(98) 沙 凡

《末代皇帝的前半生》案牵海内外

一部在国内外有影响的著作引起了意大利和香港著名电影导演、中国影视、文化界及末代皇帝溥仪的遗孀产生一场纠纷，持续几年争执不断。孰是孰非？

(111) 李世雷

索赔一百万

——香港影视明星刘嘉玲肖像权案庭审纪实

她曾提出赔偿一千万元的要求，后改为一百万。经过历时三个月的法院调停，一百万又抹去了一个零。这期间都发生了哪些故事？

(125) 吕 山

油画人体艺术大展纠纷内幕

共和国首次举办的大规模人体艺术大展，轰动了北京，轰动了全国。然而，当人们走进中国美术馆展览大厅，沉醉于一幅幅精美、逼真的画品前时，谁会想到，一起旷日持久，令当事人精疲力尽，痛悔难当的官司竟由此产生……

“警”车开进西单“特别特”

李家平 (144)

●黄昏的大雨中,热闹繁华的西单商业区人影稀疏。这时,检查院的公勤车一路闪着灯开进商业街。

●位于西单购物中心旁的特别特商店9名工作人员被传讯,一起错综复杂,尖锐,激烈的官司由此发生。

一起扑朔迷离的版权纠纷案

虞能祥 (162)

一位是昔日崇敬的老师;一个是曾经谦恭好学的学生。二人对簿公堂。她是否侵吞了他人的劳动成果?

劫夫遭“劫”

于明元 (169)

——《红太阳》版权纠纷

这是一场因“红太阳”歌曲热引发出来的官司,虽然已经诉诸法庭。然而;我国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还需走过一段艰苦而漫长的路程。

两个死刑犯的天日

阿 蕾 (179)

杀人须得偿命,犯罪必须伏法。
死刑犯为何重生?蹊跷事只因有法。

(197) 虞能祥

活济公的俗世官司

演员成名,身后总会跟上一群追随者。发烧友乎?借光自亮者乎?活“济公”的俗世官司将给您一个有益的启示。

(208) 田 浩

歌坛第一诉讼案全景曝光

昔日师生情深,今日对簿公堂。
庭上唇枪舌箭,庭下握手言欢。

(240) 古 力

芝麻,向谁开门?

——记灵宝黄金矿洞纠纷案

灵宝,一座盛产黄金,被许多人称为中国“西部”的小城,现代而又古朴。虽然这里枪多、狗多、彪壮汉子多。然而,人们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不是用手中的枪。

(256) 王学仁

名女人之难

——刘晓庆税案、离婚案

如同每一位事业成功的女性一样,影星刘晓庆承受了过多的生活压力,税案缠身,婚变曝光……流言蜚语象噩梦般困扰着她。本文依据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不枝不蔓,为您披案析疑。

著名影星——金嗓子周璇，虽已去世多年，但她塑造的银幕形象和甜美、纯净的歌喉仍然令几代影迷心醉。当年，她从香港返回大陆时究竟有没有财产？回到大陆后，她又情系何人？由周璇之子掀起的一场官司，揭开了这段掩盖多年的秘密。

周璇遗产之谜

王学仁

—
1982年冬天。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的南地山区里，万木凋零，一片枯黄。漫天卷地的朔风，呼啸往复。广袤丰沃的大地，冰冻寒凝。

在这冻彻肌骨的寒夜，周伟挤在航天部四院的一间斗室里，披着厚厚的大衣，埋头灯下，给远在北京液压机械厂的妻子常晶写信。

婚后分居，情留两地，难却思念，不知不觉中，已写满了四大篇。但撂下笔，他又觉心里还搁着点什么。

他起身倒了杯热水，喝了一口，又拿起笔来。

就在这封信的末尾，周伟告诉了常晶一个心中的秘密：妈妈周璇留有遗产！

信中，他没有说得更多，约定春节回京后再详谈细述。

春节重逢的兴奋，使他们两人没有马上提起信中的话题，但周伟一直没有忘却藏在心头的秘密。一天妻子常晶理家，看到了周伟的内蒙来信，想起这件事，问：“你在信中说，周璇妈妈留下一笔遗产，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周伟立刻答道。

“那为什么外头流传的却是周璇妈妈身无一文，才投奔祖国大陆的呢？”常晶满腹疑惑。

妻子的话叫周伟很难一下子说清楚，他仰头望着白花花的天花板，慢慢地说：“晶晶，我记得小时候冯沛丽姐姐带我去医院看妈妈时，妈妈抱着我，边流泪边说：‘妈妈有很多很多的钱’，赵丹爸爸无意间也说过‘璇子有钱’的话。我生父也好几次讲起妈妈有钱的事，说金条就插在桌上的笔筒里。”

“是吗？是你快把这些事情讲讲，我这个当儿媳的，还真不知婆婆的底细。”周伟没有马上回答。

“什么，你哭了？”妻子发现了丈夫的两眼充满泪水。

“没有，没有。噢，有一点，有一点。”周伟擦了擦眼角，“我一想起那些往事，就忍不住心酸，那是妈妈的思念，对童年的悲哀，对黄妈妈的……”

“能把过去的事都告诉我吗？我是你的妻子，你的痛苦也有我一份。”常晶几乎是哀求了。

周伟无言地点了点头，开始娓娓讲起往事。

二

1957年的春天，上海西郊的一家精神病疗养院里，绿草

茵茵，红花朵朵。在这宜人的环境里，周璇度过了神智忽迷忽清的第七个年头。在苏复院长和汪锦凤护士长的精心治疗与护理下，她的病情已有所好转。

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久卧病榻的周璇走出房门，向医院门口走去，那专注直视的目光，像是要迎接什么人。

精神病院的大门永远是关着的。唐棣拉着小启伟（周伟当时的名字）直接向侧门走去，沛丽悄悄推开铁门，三个人刚想进去，守门人却像哨兵一样，拦住了去路。

“你们怎么又来了！”

“喔，喔，孩子实在想妈妈，一到星期天就闹，您行行方便让我们进去吧。”

守门人上下打量了唐棣半天，为难地说：“不是我不让你进，是上边有人讲过话了。”

“那就叫我的学生带着孩子进去吧！”唐棣一边说着，一边向沛丽递着眼色。“他们要溜进去，我也看不见，小人嘛，调皮得很。”看门人说完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回到了小屋。

沛丽带着小启伟，灵巧地跨进侧门，回身朝唐棣点点头，意思是叫他耐心地等着，然后消失在树丛后面。

小启伟和沛丽刚跑到病房门口，周璇就扑过来一把抱住小启伟，亲昵地喊着：“我的伟儿，我的伟儿！”

小启伟依偎在妈妈的怀里，眼里噙着泪花喃喃地说：“妈妈你要回家，你要回家……”

周璇摇了摇头，把儿子放到床上，用双手捧住他的小脸，仔细地端详着，然后，哽咽着说：“伟儿，妈妈不好，妈妈不管你。爸爸好，爸爸天天带你，你要听爸爸的话，妈妈病好了，出院再带你玩，好吗？”

小启伟毕竟5岁了，妈妈的伤感，已经能够拨动他的童心。他伸出小手，为妈妈拭去脸上的眼泪，又把妈妈抱得紧紧的。

小启伟的到来，惊动了值班的护士长汪锦凤，她几步赶到病房，把偎在周璇身上的小启伟抱过来，生怕累着病人。

不料，此时的周璇就像疯了一样冲上去，一把夺回了儿子，哭喊着：“伟儿，伟儿，我的孩子，我的好乖乖，我要伟儿、我要伟儿！”

汪护士长担心过度刺激周璇，连忙柔情细语地说：“璇子，不要急，带上小启伟，咱们一起到外面草地上去走走。”

周璇眨眨眼睛，平静下来，把夺回的小启伟放到地上，牵着他的手，走出病房。一直站在门口的沛丽，懂事地叹了一口气，牵起小启伟另一只手，同周璇一起下了楼。

医院的草地，厚厚的，像一床巨大的绿毯。周璇和儿子一起追逐着蝴蝶，玩成了一团。但很快发现小启伟的毛衣是那么短，连肚脐都盖不住。

周璇的笑脸消失了：“告诉妈妈，你还有毛衣吗？”

小启伟怔怔地回答说：“我不知道。妈妈，你问沛丽姐姐。”

沛丽轻声地说：“好像没有了。他身上这件毛衣，还是前年的呢。”

“小妹妹，你真好。”周璇转过脸去对坐在边上的护士说：“麻烦你，到我病房里拿些糖来，给沛丽小妹妹吃。”

护士走了以后，周璇看了下四周，然后悄悄地对儿子说：“伟儿，妈妈已给你买了很多好衣服，从1岁到16岁的，都备齐了，它搁在家里的衣橱里，你为什么不穿？”

“没人拿给我。”儿子委屈地说。

“噢……，我这一住院，恐怕早就没了。现在，现在我手头上也没钱。不过，你别急，伟儿，你记住，妈妈有很多很多的钱，能给你买很多很多的衣服。钱在……”

周璇看见护士走来，更放低声音说：“钱在……，钱在……，你一定要记牢，千万不能对别人讲。”

5岁的孩子虽生活在窘迫中，但并不知钱的效用。母亲的一脸神秘和庄重，并不能让他觉出母亲托咐的重要。他只是好奇地点点头，冲妈妈笑笑。

快到中午了，沛丽想起唐棣还在门外等着，便让小启伟和妈妈再亲亲，说：“妈妈累了该休息了。”周璇拉过儿子，悄悄地往他手里塞进一个小小的鸡心盒，并贴着儿子的耳朵说：“这件小东西，你一定要收好，别让别人看见，千万千万要记牢。”

小启伟能记牢吗？

童年的记忆，大多都是朦胧的。当他开始感到小鸡心盒的异常，那已是十几年后的事情了。尽管他反复从那忽隐忽现的追忆中，想记起小鸡心盒内藏有的隐秘，也只能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后来，没人时我拿出小鸡心盒来看，不知怎地一只手摆弄开了它的盖，只见里面有一小纸条，叠得刚好容下。我不认识字，不知上面写什么，但知道这很宝贵，用糖纸把这个小鸡心盒包起来，然后放在一个空火柴盒中，藏在衣服兜里……妈妈去世后，我被关进孤儿院。

小小鸡心盒，一份残缺的记忆，一个失落的秘密。

周璇第一次交给儿子周伟的财产秘密，就这样随着无情的岁月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任何人告诉过周伟，妈妈给他留下钱财的事。

直到十九年后，周伟的生父从劳改农场获释，找上黄宗英的家门，周伟才又一次从唐棣之口听到有关妈妈还有遗产的说法。

三

1957年5月20日，周璇在与世隔绝五年之后，第一次复出，会见了泰国艺术团。

5月25日，周璇收到了文化部部长夏衍的慰问电，长积胸中的郁闷，立时化解许多。

6月15日，她被安排到淮海中路的一家照相馆拍摄半身像，初愈的俊俏玉容，又使得影迷们一阵疯狂。

6月18日，她在医院接受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专题采访，重新出现在水银灯下。这一天，她还到广播电台录音播唱，一舒金嗓。

“红”了多少年，又暗了多少日的周璇，重又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可是，就在环绕周璇的一片喜悦之中，唐棣却拿着一份份报道周璇的报纸，愁苦不堪。

几乎所有的报刊文章，在介绍周璇的家庭生活时，只写进了她的大儿子周民，对小儿子周伟却只字不提。

身为生父的唐棣，十分敏感地从这取舍之中，感到潜在的危险，闯进周璇的生活，被捕入狱的情景，他记忆犹新。

唐棣坐不住了，领着周伟找到报社。

周璇明明生了两个孩子，你们怎只报道长子周民一个人？”唐棣把膝下的伟儿向前推了推，让记者看个清楚。接着，

他又说：“这就是她的第二个儿子，你们应当更正！”

“你这么讲，有凭证吗？”记者明显带有提示地问。

易于激动的唐棣，并未领会记者问话的微妙含义，仍是直来直去地回答：“他妈妈生下他，就是见证。接生他的，是林元英大夫，当时还有好几个人在场，这就是见证。”

面对被生活逼得不善思考，面相又因激动而走形的唐棣，热心的记者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抓紧让周璇写个证明？要有孩子妈妈的证明，我们才好发消息！”

他唠唠叨叨地领着伟儿回去了。

这条更正的新闻是不可能发出来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又能为周璇和她的孩子多做一点什么呢？

唐棣却是当真的，回去后就告诉了女学生沛丽，请她一道去医院，让周璇留下伟儿的身份字据。

来到医院，门卫理所当然地挡住了他们。

唐棣照旧又是一番哀求。门卫被他缠得没有办法，便给院部打了个电话。

“今天上午，上影厂有人要来，我更不敢放你们进去了。”放下听筒，门卫抱歉地关上了铁门。

唐棣不死心，扒着门缝往里瞧，盼望天上掉下良机，使他们见到周璇。

心诚事成。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开了过来。

随着铁门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大门洞开，汽车上走出电影明星白杨。

一见是熟识的白杨来看周璇，灰心丧气的唐棣马上升起新的希望。他赶过来，求白杨把两个孩子带上。

白杨伸手拉过伟儿，叹出一口气，轻声说：“走吧。”

在二楼的病房里，气色尚好的周璇既为白杨的到来高兴，更为母子的团聚欢欣。亲亲热热了一阵后，沛丽悄悄地把唐老师写的字条和钢笔塞到周璇手里。

“这是什么？”周璇不解地大声问，顺手打开字条看起来。

沛丽急得直摆手，把头伸了过来，悄声说：“唐老师让我给你的。”

周璇转过身边看边点头：“我晓得、我晓得”，说着拧开笔帽，在字条上写起来。

“璇子，看什么哪？还往上写。”坐在边上的白杨伸手拉过字条看了一下，抬头望望神情有点紧张的周璇和深怀希望的孩子，一句话没说地把字条还给沛丽。可是，这张留有唐棣与周璇字迹的周伟“身份证明”，在沛丽领着周伟走出医院的途中，被一位从后面追上来的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抢走了。他强硬掰开沛丽紧紧攥住的拳头，在两个孩子又哭又喊之中，夺走了周璇亲笔留下的字据，给周伟往后的生活，制造了许许多多无法述说清楚的迷乱。

四

常晶在听完了周伟真情述说的妈妈周璇塞给他的小鸡心盒与生父唐棣登门认子的详细经过后，感到十分纳闷。

“看来，周璇妈妈是有钱的。像她那样的大明星，不致落入穷途。那这些钱现在在哪里呢？”常晶像是在问自己，也像是在问周伟。

不等丈夫回话，她又说：“为什么流传的都是周璇妈妈穷得没有一分钱才回大陆的，是新中国收留了她，黄宗英妈妈和

上影厂组织保护了她呢？”

聪颖的姑娘，似乎从周璇的遗产背后悟到了什么。

常晶的感觉，同周伟不谋而合。夫妻俩开始合计，去寻找周璇的遗产，试图在查询财产的过程中，解开这个三十年不解的谜。

整个春节探亲假，除了非去不可的应酬交际和为调回北京而跑腿外，周伟和常晶都在跑跑颠颠地去借多少年前的图书报刊，以期从中查到周璇活动的资料，理出线索，搜寻到有关周璇遗产的蛛丝马迹。

一阵细致缜密的讨论之后，夫妻俩托人搞来了所有的香港银团材料，抄录下大大小小长长一串香港银行名单，一一发信求助。

香港上海商业银行最早做出反应，于1983年3月7日函靠周伟，提供出一笔周璇遗产的真实情况。明确答复他，周璇在港确实曾有一笔财产，但已于1958年9月，被人持合法证明结清，款项全部由香港汇往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投石问路，找到第一笔遗产的去向，周伟和常晶心里有了底，随即给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去信，查问周璇遗产的下落。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对周璇遗产，按有关规定不予答复，不透一丝风。但他们对周璇的儿子，还是手下留情，建议他去找上海电影制片厂。

周伟马上给上影厂发信。

对周璇遗产一清二楚的上影厂，为了有效地保护周璇的遗产，没有急于答复周伟的查询，暂无一字给他。但是，他们对周伟要求查找周璇遗产的意见，十分重视，一边向上海市电影局汇报，一边辗转地把周伟调查周璇遗产的消息，及时告诉了